

旧时书卷气

和智博

很久以前,我还不知道有书卷气这个词语的时候,就曾经在一个冬日的午后,被一种美如幽兰,透着淡淡墨香和书香的气息所吸引。

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暖冬,当时我不过八九岁的年纪,寒假在家闲来无事,便跟随院子里的一个姐姐去小镇图书馆借书。借书的人很多,不大的借阅室里,一位靠窗逆光端坐在角落静静读书的中年女人,吸引了我的目光。她眉目清秀,神情专注,看上去已完全沉浸于书的世界,脸上流淌着一种不同于我熟识的她这个年龄段女人所拥有的独特气韵,娴静优雅又超然脱俗,像是她手中捧着的那本书,墨香四溢。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小镇的生活就像木心笔下的慢时光,没有太多五彩斑斓的外界干扰,有很多人在读书,但人到中年依旧读书的女人却并不多见,所以当时我就被她身上那种浓郁的书香气息牢牢吸引住。不由得暗暗猜想,书里究竟有着怎样神秘的世界,能让她如此着迷,让她在看书时有着那般明亮的光彩。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渐渐爱上了读书,走上了自己的阅读之路。

后来,我看很多书,慢慢知道了

书的魅力和魔力,也知道了“书卷气”这个词,知道了当年在那个中年女人身上散发着的气息就是所谓的“书卷气”。

回想起来,在那个有着慢时光的旧年代,身上有着书卷气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几乎每条街的院子里都会有读书的人,甚至还会有一个两个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誓将写作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小镇的图书馆虽然藏书不多,借书的人却常常爆满,文学不但浸润着人们的生活,也让人们打开了一扇面对世界,面对人生,审视生命的窗户。

我的书柜里有一本专门介绍民国文人的书,沈从文、钱钟书、鲁迅、老舍、林徽因……并附有他们的生活照片。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总会独自翻阅这本书,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书中几位文人的照片。即使隔着近一个世纪,他们身上那种浓浓的书卷气,也能从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中,墨香袅袅地弥漫出来。

我很好奇那种长期被书香滋养后,

脸上自然透露出的清醇爽朗之气。那是一种饱读诗书后形成的高雅气质与风度,透着墨的芬芳,留着砚的韵味,带着纸的气息,可以伴随终生,甚至历久弥香。

那样的香气,需要长期与书为伴,通过孜孜不倦地阅读和思考,在幽幽书香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境界不断提升,胸襟变得宽广,才能慢慢显现出来。事实上,真正的书卷气应当与博学、谦逊、高雅、悲悯情怀等美德紧密联系在一

起,只有那样的书卷气才是最醇厚最动人的。

遗憾的是,在互联网、电子智能时代,现如今,更多的人开始选择读屏,各种娱乐化的信息充斥眼球,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早已打乱了往日安详的氛围,人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表情里有了焦虑,眼神里有了浮躁,性格里有了戾气,仿佛一夜之间,那些写在脸上的书卷气就成了一段遥远而缥缈的记忆。

前些天,我又一次去小镇图书馆借书,昔日逼仄破旧的小楼,如今已被崭新阔气的高楼所替代,只是前来借书的人寥寥无几,没有了当年人来人往的繁盛。那天,独自坐在空旷异常的阅览室,想到很多年前看到的那位安静阅读的中年女人脸上的夺目光彩,我不禁有些恍惚和茫然,那个属于书卷气的时代真的就这样消逝远去了吗?

怀念旧时书卷气,怀念那些与书相伴的旧时光。



小小读书人

曾安克 摄

书评

彰显中原人的性格与情怀

——读散文集《最后一个舅舅》

朱鸿

文学之美,各有各的美,散文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散文作家,多且渊玄,允我绕过。中国新文学以来的散文作家中,鲁迅奇瑰而深刻,周作人平淡而沉厚,朱自清诚挚而典雅,孙犁静正而简省,汪曾祺闲晏而节性。置这样一个传统之中,我以为樊希安的散文伤怀而温暖,凡有相似生活经历的人,甚至并无相似生活经历的人,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必受感动。

樊希安的散文集《最后一个舅舅》(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自有其结构,以人的亲疏关系分为四辑。中心是父母兄弟姐妹,接着是亲戚,接着是乡亲,最后是故乡风物,不过这也正是有人在其中的,遂为乡情。每一辑的作品,都浸透着恳切而浓厚的感情。最令人动容的,是关于父母的叙述。

伏案长思,我的眼前尽是真实的人、生动的人,充满了泥土和烟火气息的人,且是可敬可爱的人。

母亲白天耕田,执炊和洗衣,晚上纺线织布。不累是假的,累也要硬撑。凡穿戴和铺盖,全用母亲的家织布。祖孙三代,乃至儿媳,皆有母亲的家织布。家织布里是棉花,也是母亲的血汗和生命。在曾经的一个阶段,终岁也难吃上肉。过年了,父亲才去割肉。煮熟,捞出切开,放在碗里,母

亲调好,然而父亲不舍得吃,母亲也不舍得吃,只凭自己的孩子狼吞虎咽。作家深情地说:“我从小到大历经多次煮肉,脑海里竟没有父母吃肉的记忆。”以小见大,父母的牺牲精神遂熠熠生辉。也许作家过去并不完全理解父母的艰辛,遂在以后反复喟叹,觉得自己尽孝不够。

母亲还特别慷慨,周济邻里从不犹豫,当送衣就送,当给饭就给饭。父亲是木匠,更是义人。当场长,碾麦子,会赤脚踏着日晒回家,以免带回麦子粒而受到怀疑。为乡民盖房,有一次在主家用餐,碗里有异物。父亲不抱怨,不发声,反之悄然倒掉了饭,防止主家尴尬。

三舅也是敢作敢为,且勇于担当。母亲过世三年,三舅怕自己老了,再来走亲戚不容易,便提出要给外甥

做主分了家产。作家在异地工作,说:“我远在东北,不要家里的一草一木。”三舅说:“不中,我当舅舅的得公平,谁不要也不中。”他担忧这个外甥若犯了错误,从单位下放了,老家竟无落脚之地,三舅说:“叫我咋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无意之中,历史发出了叹息。而伯父的女儿月姐,从陕西奔至河南,跪哭病逝的母亲说:“娘啊,我苦命的娘啊!我以后回家找谁去啊!”父亲为叔,拉起月姐说:“闺女,不哭了,你妈不在了,有你叔呢!”月姐连磕三首呼道:“叔啊,俺大俺妈都不在啦,您收下您这苦命的女儿吧!”表叔拐天义经营烧鸡生意,别人借他钱有几十笔,他既不催账,也不收利息;铁匠未有爷,制锯头、锯钉或锯刀,必是精益求精,且会打上自己的官名以示责任,当然他也是一口价,不含糊;理发师秋来

哥是快乐的单身汉,遂把店铺变成了村民的俱乐部、茶舍和食堂,技术精湛,态度和气,“交费吗,你随便”。

这本书的思想意义颇大,以一家人、一村人及由一家人创业或嫁女而散居在方圆千万里的日子,彰显出中原人的性格、情怀、品质及价值观。他们劳苦、乐观、热爱生活,并追求生活的幸福。他们很质朴,更懂仁义,这正是一种儒家文化的大理。

我有幸认识樊希安,他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人。他不知我齿历,以为我年长,总是称我为兄。不料终于发现我出生晚,他出生早,便连呼吃亏了。接着说:“吃亏就吃亏了,也不改口了。”当时四方朋友晤于一室,铁匠者众,无不大笑。这样一位作家,其散文的语言活泼、轻快、直爽,径入事物的本质。句子多短,遂铿锵有力,不蔓不枝。

《画猫》:溯历史长河 绘文物之美



历史是什么?历史应该是一幅长长的画卷,有浓墨重彩的写意挥洒,也有素雅别致的晕染勾勒,好像时间留于世间的印记,向后人诉说那些湮没在历史里的瞬间。

穿越时光,一幅幅画面映入脑海;上林苑里,帝王贵胄策马围猎;月夜竹林中,文人学士饮酒畅谈;浣纱溪畔,绝世佳人泛舟湖上;宫苑勾栏中,歌姬跳着胡旋舞;宫女们摇着罗扇轻抬流萤;汴京街上,元宵花灯照亮万街千巷……可如果,这些画面的角色都变成了猫,那历史的画卷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致?

由天闻角川策划、插画师苏微楼绘制、湖南美术出版社

今人为何要阅读古典

王能宪

所谓“古典”,指的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或典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那么,今天处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古人的经典呢?

首先,经典是历史沉淀的结晶,具有典范性。我国自古便有有读经的传统,此处的“经”主要是指儒家经典,有“十三经”之谓。汉代设五经于学官,作为官办学校的教科书,这五经是指《诗》《书》《易》《礼》《春秋》。唐代增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至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学。后来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到南宋再增加《孟子》,共十三经。可见这些儒家经典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还有道家和佛家的经典,如《老子》《心经》《金刚经》《坛经》《大藏经》等。这些都是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经历过历史的洗礼和沉淀,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

其次,经典能超越时空,影响未来,具有永恒性。李白有两首句诗,形象地阐明了经典的永恒价值:“屈平辞赋是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楚王当年放逐屈原,使得这位满怀一腔报国热情的三闾大夫只能到泽畔做一个行吟诗人。如今,楚王不过一抔黄土而已,而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则如日月一样经天纬地,万古不灭。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演进,就是各民族文化进步的历史。当一个时代成为历史,它留给后人的只有文化和文明。物质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尘埃,但精神文化可以是持久甚至永恒的,特别是那些人类文化的经典,只要人类生存的这个星球存在,它就会永远与人类同在。

我认为,在讨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演进的贡献大小时,最突出的坐标不是财富更不是武力,而是文化,是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及其创造的不朽的精神文化经典。因此真

正所谓“劝君惜取少年时”,从小打下传统文化的“童子功”,必将受益终生。